



# 在巴尔扎克故居前

□ 樊星

巴黎塞纳河上的比尔哈克姆桥，不仅因为电影《盗梦空间》的取景地而声名远播，而且是许多新人拍婚纱照的首选地。那里离埃菲尔铁塔和自由女神像都近，风景绝佳。从那里走过一个路口，沿着一段台阶向上，就可以看到几个路标，其中一个上面写着一行赫然醒目的字：“巴尔扎克故居”。再经过一段热闹的街区，沿着另一个也写着“巴尔扎克故居”字样的路标，就进入了一段比较僻静的窄路，路边还有一座古老的教堂。在路的尽头，就可以看到一扇石砌的绿色大门——巴尔扎克故居到了。不过那扇孤零零的大门的后面却空空如也，很是奇异。想参观得往右走上十来米，从那个不太起眼的玻璃平房，才能进入旧居的大门。大门内是一处出售有关书籍和纪念品的小店，墙上还有纪念巴尔扎克的活动海报。

热情的管理员为我指路：得从这里走一段石梯才能下到花园里，穿过咖啡屋，就可以进入故居随意参观了。他特别说，参观是免费的。我按他的指引，很快就看到那修缮一新的故居——米黄色的墙壁与绿色的门窗自然协调，那扇造型别致的多侧面玻璃门别具一格。

进了故居，暗红的墙壁，踩上去嘎嘎作响的木地板，连同介绍巴尔扎克的那些展板，他用过的写字台、沙发，他那十分有名的绿松石权杖，还有他的几尊头像、半身像、全身像，以及根据他的作品中的、故事的插图制作的密集人偶，还有他的一部分涂满修改痕迹字样的珍贵手稿与清样，都散发出当年的古旧气息，使人恍然进入了大师的时代和他创造的文学世界。

这位雄心勃勃的作家以拿破仑自比，用一己之力创造了宏伟的小说世界——《人间喜剧》。为此，他以惊人的毅力和非凡的创造力写下了《高老头》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《幻灭》《高利贷者》《驴皮记》《邦斯舅舅》等文学名著，不仅塑造了众多不朽的文学形象，而且对于研究复杂的人性、光怪陆离的社会提供了新颖独到的见解、丰富驳杂的话题。而且，这一切还是在他因为办印刷厂破产、负债累累的困境中完成的，堪称奇迹。据说他每天靠大量的浓咖啡提神，写作常常长达十五个小时以上。这样的高强度写作必然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，导致他英年早逝，生命停止在五十岁出头。

站在他的写字台前，我想到了他的抱负、他的艰难、他的激情，还有他在文学史上留下的高大身影，就如同罗丹雕塑的《巴尔扎克像》那样，昂着一头缺少打理的长发，身裹一件睡袍，面带调侃的微笑，俯视着那个他似乎早已看透、却还是免不了被命运捉弄的社会。记得十多年前，我就在美国费城的罗丹博物馆里看到过这一塑像，后来知道此像刚刚问世时还曾饱经非议。是啊，一座巨人的塑像怎么弄得那么不正经？可巨人就一定得安然屹立或正襟危坐吗？去过巴黎的罗丹博物馆的人都不难注意到，那里的巴尔扎克塑像大大小小十来座，包括那尊石膏裸体像，可见罗丹是颇费了一番心思去琢磨的。

在巴尔扎克的故居，也有不同艺术家的各种风格的大师画像和雕像，这些风格各异的艺术品其实颇能引人联想到大师的多面人格：既是文

学大师，也是生意场上的失败者，还是为了省事也为了还债在贵妇人中周旋的花心“猎手”，以及努力想挤进贵族行列的虚荣之人……然而，一码归一码，他的文学成就之高大，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只有莎士比亚、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雨果、左拉等人可以比肩。

在巴黎，至少还有几尊巴尔扎克的塑像，一尊双手抱膝、若有所思的坐像，坐落在离克利希门不远的路边，附近的车站也叫“巴尔扎克”；还有一尊胸像，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巴尔扎克墓上，表情安详中带有足够的自信，亦颇得大师神韵。然而，在众多的巴尔扎克塑像中，名气最大的还是罗丹别出心裁的这尊巨作。这尊名作的石膏复制品，也陈列在奥赛博物馆里。在那混融了慵懒、嘲讽、自信的神态中，有多少作家心照不宣的相通体验！其中有文学的深邃玄机。就如同勃兰兑斯在《十九世纪文学主流》中指出的那样：“他的人生观达到更高一层的境界……一分为二形成了两种人生观，一种严肃的人生观，一种玩世的人生观。”这应该也是他具有“双重人格”的体现吧。这尊罗丹雕塑的铜像复制品挺立在一处车水马龙的街口，阅尽人间春色，也与罗丹博物馆中一模一样的巴尔扎克铜像遥相呼应。

这位文学巨人也曾经如雨果一样，对中国文化充满神往和赞誉，也偶有调侃（如《驴皮记》中那段话：“中国倦于老是看到单一的美，便从百丑中找到不可磨灭的快乐”）。而他在中国也多有知音——矛盾的长篇小说就颇得巴尔扎克、左拉的宏大叙事助力，努力对中国社会展开全景式描绘，曾有“二十世纪的巴尔扎克”之誉；翻译家傅雷多年翻译了巴尔扎克的十多部著作，后人编成《巴尔扎克作品集》（全九册），广受读者喜爱；茨威格（亦有“史魏格”的译名）莫洛亚各自写作的《巴尔扎克传》中译本都享有盛誉；陈忠实的巨著《白鹿原》扉页上就引用了巴尔扎克的名言：“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”，表达了对巴尔扎克的追随之情；一直到“文革”后多年，还有旅法作家戴思杰写出了长篇小说《巴尔扎克与小裁缝》，其中追忆了当年苦涩的知青情感生活，揭示了巴尔扎克的作品在中国偏僻山乡对一个少女的启蒙，后被拍成同名电影，颇得好评……巴尔扎克，就这样与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读者紧密相连。他将他打量世事、洞察人心、琢磨各种宏机的丰饶智慧永远留在了卷帙浩繁的著述中，而且常常不带任何说教的口吻。在这一点上，他与雨果、托尔斯泰很不一样，而与中国的一句老话心心相印：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”读巴尔扎克的书，可以体会到泰纳的评论十分精准：“他的身上，哲学家、百科全书学家、医生、观察家是同时并起的。（《巴尔扎克论》）”文学因此才称得上浩瀚、奇诡，神秘莫测吧。

四十多年前，我读过巴尔扎克的大部分作品，记下了一本厚厚的笔记以后，心中对于衡量文学作品的高低就有了一杆尺子。而每当品味咖啡时，也会很自然想到巴尔扎克在浓浓的咖啡香味中奋笔疾书的情形……往事并不如烟。

## 题灵山生态公园石林

（外二首）

□ 肖英俊

这些石头  
都是我的老相识  
十五年前，它们被雷管和乳胶炸药  
从山上排放下来，散落人间  
遭风雨敲打，霜雪割蚀  
如弃儿  
现如今，它们又被收编，启用  
重返山顶  
周遭的月季，宫粉梅如美人簇拥  
一株株山楂树让人意欲顿生  
飞瀑流涧，烟尘化作彩云  
穿行其间，我一遍遍抚摸它们  
企望能尽力抚平它们饱受创伤的身心

## 生日快乐

小区内，乌鸦每天从凌晨四点开始  
它们叫醒晨曦，叫醒我  
躺在床上  
我极力分辨画眉、喜鹊、黄鹂的鸣叫  
试图从它们的声乐中，拼凑出快乐  
借居我窗台筑巢的斑鸠  
神情专注，心无旁骛  
而母亲比平日起得更早  
动作比去年又慢了，面对我的生日  
她满心欢喜，要在我上班前  
备好鸡蛋、瘦肉和面条  
分量要更加充足

## 自画像

过完这个节  
我的左脚就将迈进56岁的门槛  
额头的发际线一退再退  
眼袋比心事更沉重  
大肚腩依旧不屈不挠地挺着  
好在眼神只剩下一丝光亮  
已看不见惊诧、嘲笑和鄙薄的人生  
我练就平心静气之功  
辅以聆听，微笑  
消减暮气，清洗油腻  
而医生们的要求越来越苛刻  
戒酒后，又想到夺我抽烟的权利  
让我远离人间烟火，好替我重塑金身  
可惜我志向不大，仍顽强地抵抗着  
人虽老，神不灭  
我必须留下这粒火种  
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 
去替我点燃  
那颗孤独的凡心

## 诗性隽美 哲思锐利

——评《凤与中华祥瑞美学》 □ 刘川鄂

王庆卫、李岚两位学者撰写的《凤与中华祥瑞美学》（以下简称《凤》）近日问世。这本书从中华民族凤凰崇拜的传统切入，以祥瑞美学的独特视角，对中西方知识与美学形态进行了考察研究。展卷读来，讶异于此书的学理深湛，见解通透，语言警辟，值得激赏和推荐。作者通过对凤凰的文化碎片进行溯源学、发生学、知识考古学的学术打捞，让关于凤凰的知识既具诗性之美又含哲思之锐利，全书对凤凰所作出的学理上、审美上的细致阐释，显示出作者学问之深、用功之细、语言之美，都令人印象深刻。

从古至今，中国人的民俗里充满了对祥瑞的愿景，从帝王将相到贩夫走卒，无不期盼着各种吉兆：花开富贵，喜鹊登枝，嘉禾生野，瑞雪连天，无不是盛世的密码、好运的端倪。圣贤对此也不能免俗，子曰：“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，吾已矣夫！”汉代董仲舒则在天人感应论的基础上，阐发了祥瑞、灾异与国家政治得失的密切关系。因此，历朝统治者格外重视各种祥瑞，还在鼎、钟、磬等器物上雕刻瑞兽、祥云等纹饰，试图以人造的征兆感召天意。民间则采取了成本更低的“口采”形式：象征福气的蝙蝠、象征平安的瓶子、象征福禄的葫芦……纷纷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。

凤凰，是自古至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审美中的实践物象和意象。《凤》一书立足于文献学技术上的搜寻打捞，学理上的现代阐释，在理性占据着统治地位的现代社会背景下，对这个流传千年的文化符号展开分析，通过对哲学、伦理学、美学理论综合运用，辨析神话与现代知识系统、凤文化现象与中国古人的世界源、道德观的关系。章节的设置，是从空间方位出发，依次展开对凤凰的历史渊源、形象演变、文字审美和梦想状态等方面的阐发，既严谨完整又充满了诗情画意。

这本书有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。其一，论述了凤凰与原始诗性智慧的关系。维柯指出诗性智慧是一种与理性逻辑相对应的感性思维方式，通过建立起“内感觉”和“内意识”，使主体与客体之间、心与物之间建立起最大的相似度，促进了象征观念的产生。一个民族文化的原始意象，是一个民族形成稳定的心理结构的早期阶段，同时也是象征型文学的萌芽。凤凰作为一种灵异神鸟，在大自然中并不存在，它是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物的一种诗性幻想，因而凤凰的美也是一种或然性的和不确定的美。

其二，分析了凤凰祥瑞意象的政治功能、道德功能和审美功能。凤凰来仪与国家兴旺相互关联。顺天者昌，天将示以祥瑞。逆天不祥，天心降之灾异。凤凰的来临总有它的理由和规律，这些规律的核心在古人的原始思维中就是“道德”——普泛化的、没有明确规定性和适用边界的道德意识。古人将动物、植物、无机世界道德化，以方便君子们进行自我比附，这是传统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特点。松竹梅作为中国式的道德意象，与西方文化将玫瑰作为爱情符号的象征手法，在文化心理机制上还是有很多不同。作者指出，纵观中国古代史书中的凤凰记录，他们经常与国家政治生活中那些想象性的新阶段伴生，发生于一些据说意义重大的历史关头。凤凰五色成文，光彩夺目，主要任务却是为站在政治舞台C位的人物追光伴舞；在清平时期，凤凰的作用是引导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懵懂百姓感恩戴德，对当下境遇进行肯定性的再体验，以便塑造自己的幸福感和满足感。凤凰被政治美学收编，像一只大号的孔雀，满足朝堂的自恋需求，并为人间疾苦提供替代性补偿。

作者指出在中国古代文学中，凤凰是一个被广泛运用的审美意象，它是一个类似诗和远方的东西，不在此处，不可抵达，值得追寻，令人神往；具有浪漫主义倾向和幻觉型写作的特质。作者还考察了从作为中国文学源头的《诗经》《离骚》到古代诗赋中的凤凰意象，并在集体无意识的理论视野下分析了现代作家郭沫若、韩少功、白先勇等笔下的凤凰原型，特别涉及了雌雄同体，雌雄分离等较为隐秘的意涵，眼光独到。

其三，充分注意到宫廷凤凰与民间凤凰的异同。作者在第二章中指出：官方史录塑造了凤凰的政治文化属性，史前和上古遗留的文物展示了凤凰神话的源头。民间的凤凰形象缺少官方史录的那种严肃性和权威性，却少有用深谋远虑的政治动机来歪曲事实。没有上古凤凰的那种粗朴性和自发性，却还不于被原始思维带至洪荒之时、乌有之乡。作者既注意到了民间的古朴原生态，又指出了它是一个杂糅之乡。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固然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，但雄踞庙堂之高的凤凰跟民间喜气洋洋的世俗化凤凰，形态略同却气质迥异，揭示出凤凰形象建构中的权力之手的支配力。可能因为体例的限制，与其他祥瑞物的比较，作者没有用太多的篇幅。这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祥瑞现象的整体观照，尽管整体观照祥瑞现象并非此书的任务，但笔者仍愿意对此书抱着这样的个人期许。

《凤》一书既有历史的纵横，更有现代思维的审视。通篇立足于学理性分析，文字飞扬跳脱，但治学态度笃实稳重，诚心正意，不溢美不夸饰。既没有文化优越论洋溢其间，也不强做传统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转化，这在今日的学术语境中颇为难得。作者在写作中以现象学的态度悬置了“文化价值”“现实功能”“当代启示”等论著写作必选项，没有强行给凤凰开启一个向现实回归的通道。但作者无意触及价值判断的态度，反而可能使价值判断作为文本症候在当下的阅读语境中凸显。在笔者看来，凤凰的祥瑞意涵与彼乌托邦意识具有同构性，是农耕文明的经验主义比附式思维的表现，而这一思维方式是在科学理性排斥了凤凰之后的残余物，它仍然潜藏在集体无意识之中，影响着中国人的口头表达、书面记录以及家居日常、建筑设计等方面，弥散在当下中国的日常生活和文学审美中。

笔者所关心的，恰恰是作者对其保持沉默的问题：凤凰这个民间装饰物，在多大的程度上同时也是一个观念的迷信物和现实的遮蔽物？

诗性思维、感性思维的保留，是否妨碍了中国人理性思维的养成、公益心的培养、个人主义的自觉？对中国人的科学意识、理性精神、悲剧精神的陶冶，有什么积极和负面的影响？

作为昭示着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律令的五彩凤凰，对今日中国的精神建设有什么现实意义？

总体来说，读到《凤》这样一部哲思锐利、学理严谨、诗性盎然、文笔隽秀的学术著作，于我是一件难得的快乐事，故分享若干读书心得，荐之于读者同道。



《大山之子》（中国画）董俊宁作

## “胜利的回响——湖北解放故事”

湖北日报 湖北省作协 联合主办

## 齐鲁英雄长眠南漳甘溪村

□ 韦锡武

75年前，无数仁人志士、革命先烈们，抛头颅，洒热血，为共和国的诞生，奉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。在我的家乡，南漳县巡检镇甘溪村（现更名为漫云村），就长眠着一位叫江海亭的革命烈士，以及另外四名至今尚不知姓名的新四军战士。

—

甘溪村迄今已有400余年历史，上世纪三十年代是南漳县西南部一个重要的商业小镇。甘溪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，解放战争时期，这里长期驻扎着一支国民党的部队，还有几个地方反动民兵武装。

1946年6月，人民解放军中原突围战役开始，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帷幕。以新四军五师为主力组建的中原军区，南路突围部队在副司令员王树声率领下，进入到鄂西北武当山地区。

为掌握国民党在鄂西北的兵力布置及当地民情，此前，中共中原军区秘密派出了大量侦察员，奔赴鄂西北开展侦察工作。某部排长、侦察员江海亭同志奉命前往甘溪侦察敌情。

江海亭找了一身当地老百姓的衣服，又拾了一担柴禾，将手枪藏在柴禾捆里，挑着柴禾，来到了国民党兵和民团设立的进甘溪的关卡。第一道关卡很顺利。第二道关卡，江海亭的山东口音被听出破绽，匪兵们从柴禾捆里搜出了手枪。江海亭当即被捕，关押在了甘溪老街东头的江西会馆里。

敌人先是百般利诱，后又严刑拷打，江海亭毫无所动。他大义凛然，严厉斥责敌人。最后，江海亭被押解到甘溪老街西头的河滩上，英勇就义于一棵古柳树下。

就义前，他大声喊道：“我叫江海亭，山东人，是一名新四军，是来解放甘溪的。共产党人不怕死，共产党万岁！”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河滩上的青石。

二

江海亭牺牲后，老街上的百姓趁着夜色，将他偷偷葬在了他牺牲的古柳树对面的一个荒山坡上。1971年，当时的南漳县巡检公社甘溪管理

区，将烈士遗骨重新装殓，与后来解放甘溪作战时牺牲的四名无名新四军战士一起，安葬在了甘溪老街西边的北包上，并修建了烈士陵园。

甘溪人民从未曾忘记为甘溪解放献身的英雄们。从笔者记事起，每年清明节，当地政府、学校都要组织人们前来扫墓，祭拜烈士。记得笔者读初中二年级时，还在烈士墓前，当众朗诵过一首自己写的歌颂烈士的小诗，受到了老师的表扬。

烈士事迹口口相传，还被编进了乡土教材。但乡亲们也心存疑问，烈士牺牲数十年了，他究竟是山东哪里人，他还有亲人吗？这个疑问沉甸甸地压在大家心头。

曾任巡检镇副镇长的夏辉剑，是土生土长的甘溪人，也是听着烈士的故事长大的。在他担任甘溪中心小学校长期间，每年也都要组织学生去祭拜烈士。2013年10月，镇政府分配来一位山东籍大学生李光。夏辉剑灵光一现，对李光说：“我们甘溪有个叫江海亭的烈士是你们山东人，一直未找到亲属。”在李光帮助下，江海亭烈士的寻亲信息发到了网上，增加了扩散度。

三

而在千里之外的山东省沂水县，诸葛镇第二小学教师江锦生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他的祖父江海亭。他没有见过祖父。他的祖母刘成莲对他说，江家祖籍位于诸葛镇西于家河村。1933年，中共沂水县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李鸿宝组织了沂水县农民暴动，结果暴动失败，李鸿宝被捕。与李鸿宝来往密切的江海亭也不知去向。

那年江海亭22岁，他的儿子江玉早，也就是江锦生的父亲才刚刚一岁。他临走前，仅给家里留下了一枚刻有“江海亭”三个字的印章，自此杳无音信。几十年来，为了找到江海亭，江家人想尽了各种办法，但一直没有任何进展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当地竟又有一种传言盛起，说江海亭是当了国民党兵，去了台湾。这个传言给江家带来不少麻烦和苦头。

1983年，祖母带着永远的遗憾离世了，江玉早也已满头白发。